



泪 濡

唐 淑



泪 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7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9}{16}$ 插页 8

1985年7月北京第1版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200

书号 10019·3826

定价 0.86 元



作 者 像

前记

哪忽儿过的日子该是我
平淡生涯里闪光的珍珠呢?
这忽儿在翠柏下一个角落，
我轻轻打开了记忆底宝盒；

有过皎洁如新月的时辰，
爱倚着书枕梦古代的巨星，
有过水寒风萧萧的时辰，
爱仰望那投鞭断流的豪俊；

更叫人动心的是想望临碣石，
挥鞭吟“水何澹澹”的瑰奇，
或象个渔父，望江水奔驰，
对芦中人唱着：“日月昭昭兮”，
在我的宝盒里没摇曳的玉树，
就这串歌诗底空幻的珍珠！

《闪光的珍珠》

这是几年前我写的一首十四行，抒说了自己生涯里的一些转折与空幻的想望。呈献在这儿的几篇南方风土故事诗就是我那些郁郁的年华里爆出来的几颗闪亮的火星。第一篇《划手周鹿之歌》是1958年在京华寂寥的日子里深深怀恋着南方阳光下的故乡时开始写的。那是初夏的一个清晨，黎明的阳光给了我一片朦胧的诗意，叫我拿起了枯涩多年的笔，梦幻似的去抒写一个故乡人民中流传着的传奇故事；我是渴望着能拿自己的想象，自己对故乡风物的怀恋，去扑灭咬啮人的忧伤，在行云流水似的诗意的抒写中忘却一切。

这是我的诗习作生涯一个新的开始，就从这儿开始，经历过三年雪原上的旅程，回到南方海滨的阳光下，我又在西楼窗下开始了诗的沉思。一天，一位友人从乡间来，跟我说起海岸上有一个泪瀑，故事非常单纯可喜，象是一个童话，一颗海波里的珍珠，我于是随手抒写了一篇小童话诗，后来添加上一些较细致的描绘，就成了《泪瀑》，一个海岸上勤劳的年轻渔人们的悲剧诗篇。

可不久，大风暴轰轰然来到，我的不少习作都化成了火焰；只不多的一些，如《划手周鹿之歌》与《泪瀑》，却由于几个豪爽的年轻友人的帮助，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旅行，回到我的手中。我于是由于一种激愤，十来年间，戴着自己的火焰冠，躲闪着抒写了

不少习作，其中就有在两派武斗的迫近的机枪声中写的十来个历史叙事诗如《海陵王》、《敕勒人，悲歌的一代》、《桐琴歌》，与几个南方风土故事诗如《白莲教某》、《魔童》。

我的故乡在古代是一个蛮荒的百越之国，“怪力乱神”的巫风历来很盛，周鹿与魔童的故事原先都应该是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后来才渐渐“近代”化了。魔童的故事三四十年前在这儿更是无人不知，十多年前，这儿的乱弹戏还演出了连演四个晚上的《水漫白鹿城》，我就挑了其中的一些情节，添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勾描了一个哪吒式的魔童，他与那个坏舅舅东海龙王的生死搏斗。

我是想把南方海滨风土的描绘，民间生活的抒写，拿浪漫主义的幻想色调融合起来；为了把诗写得更丰满些，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运用了一些新的现代的手法与构思；可仍然力求中国色彩、风格的完整。如《划手周鹿之歌》前一半大多是单纯的浪漫色调的抒情与风土人情的彩绘，后一半却多了些“离魂”化鸟一类意识活动的构思。如《泪瀑》是最朴素的海滨风土画，可心理悲剧的激情却到达了一定高度。而《魔童》则有着较成熟的洗炼，心理的淡淡素描与戏剧性的搏战相互交错，较少受现代风格的感染，也许是洗尽一切“豪华”之后渐趋于平淡的“真淳”吧！

这些诗篇都不是严格的格律诗，两篇双行一节

的诗里，《划手周鹿之歌》最自由不羁，《魔童》则都是四顿一行的无韵素体诗；而《泪瀑》也四顿一行，大部分却是有韵的，六行一节中只两行有时没有韵；可六行诗节前后有五行一节、四行一节的片段，时常有些变换，因而也只能说是半格律诗。我近几年来写的差不多都是格律诗；可我觉得写多了格律诗的来写半格律诗或自由诗，变换一下手法，也可以大大扩展自己的胸怀。

这一些是我在二十多年间的部分探索之作，在风土抒情与叙事诗篇两方面所作的一些尝试。我的有限的“才华”就只能呈献出这些生涩的果子。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黑暗统治，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叫我的诗能在光天丽日下开放于祖国鲜妍的百花园里！

唐湜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温州东郊

目 录

划手周鹿之歌	1
泪 瀑	47
魔 童	77

划手周鹿之歌

早晨呵，我在你的光辉里看见了亲爱的故乡，

翠鸟呵，我在你的声音里听见了故乡秋天的歌唱！

我的故乡呵，是在阔大的堤岸上面，
我的故乡呵，是在海水的奔涌之间！

人们说，我祖父童年的家这忽儿是个海，
一天，我的船驶过平静的海面，人们告诉我：那儿就是我亲爱的祖父的家园；

呵，一片奔涛把祖父的家冲到了海里，
这忽儿，又在围攻我自己出生的家！

这忽儿，我只要一打开楼上的窗子，
就能看见风帆一片片打窗边驶过；

是呵，我家里那片桔子林可成了海滩。
代替桔子在那儿生长的，是海贝、海蟹们！

我记得小时候在海滩上拾过贝壳，捉过海
蟹，

还看到大风车鱼因为潮水忽儿退去，在海
滩上绝望地喘气；

那忽儿我与同伴们都是孩子，我们惊奇、欢
呼，

我们把鱼拾回去，熬鱼油涂桔子林，因为它
的气味能杀死树上的害虫；

人们说，这是周鹿送给我们的礼物，
好一个礼物，要四个人才能抬得起！

周鹿，人们在六月的星光下爱谈起这个好
划手，

人们说：他可在那儿的海湾里划了整整一
百年龙舟！

在六月的星光下，忽儿会打遥远的海上，
传来一片划龙舟咚咚的激荡鼓声；

周鹿在划着龙舟，听呵，在那儿海上，
他每夜、每夜都在划着他的龙舟！

每个夏天，我们在打谷场上看星星，
就能听到他拿大鼓槌敲响了大海：

急骤、深沉、高昂，象一阵暴雨，
海的汹涌，思想的汹涌，诗的汹涌！

白浪山峦样拥向海湾里那个灰色的高崖，
又山峦样在波谷间倒下，喷出了半天高的
水雾！

一百年前，他的龙舟进入了波心，
打那忽儿，海上就有了他宏大的鼓声。

1

周鹿是在森林的晨光里长大的，
他是在晨光的沐浴里长大的；

他打小时候就在山间采伐森林，
把木排打溪流间驶下波浪滚滚的飞云江；

他打小时候就象林间的飞鸟样，

爱在翡翠一样的流水边纵声歌唱；

歌唱云彩怎么在森林的上空集合，
象一群候鸟样在森林里筑起夏天的窝；

歌唱云彩怎么把帆似的山峰萦绕，
象一只只白色的小舟在天海上航行；

也歌唱山上云彩一样灼灼的爱，
云彩一样闪耀的少女柔媚的眼波！

每个春天，他把冬天采伐的树木
扎成木排，打溪上的晨光里驶下；

也驶下了一江翡翠似的歌声，
也驶下了一江翡翠似的光芒！

他的紫铜色的身胴在木排上挺立着，
紫色的青春在晨光里骄傲地发亮；

他象林子里的鸟儿样拿歌唱来代替说话，
他笑着，象晨光样爽朗地对着两岸的树林！

他就在歌唱里松树一样长高、长大，

在崖坡上跨过一个个成熟的夏天；

他就在夏天的喇叭花中间长高、长大，
在满山汹涌的松涛里长满了二十个年华！

一天，他撑着大木排打彩云里飞驶而下，
在静静的洄流间忽见到江岸上有一片翠色
的云；

翠云里有一个少女静谧的妆楼，
楼上的帷幔间有两颗柔曼的星星！

他把自己的木排在楼下停了下来，
在早晨的太阳里作一次颤动的呼吸；

一个新的早晨，一个颤动的早晨，
映山红开遍了岸上的山山谷谷！

他象一匹打水波里诞生的马，
忽儿昂首长嘶，叫四肢凝定于水波；

在水波上沐浴着早晨的阳光，
在水波上沐浴着一春的芬芳！

一支红艳艳的青春的歌，
打满江红艳艳的水波上起来：

一片红芙蓉样的爱的春天，
展现在欢乐的飞云江上；

呵，金色的飞云江在欢笑，
呵，金色的飞云江在高歌，

高歌着阳光似的爱的胜利，
高歌着飘洒火焰的春的光熹！

2

这儿是一个乡间绅士的庄园，
这少女是体面的乡绅抱养的女儿；

这少女打小时候就亡故了父母，
远房的乡绅叔叔抱她来作寄养的女儿，

叫她在无边的孤寂里独自成长，
霸占了孤女那一份可怜的遗产；

这少女从小就象小翠鸟儿样灵巧，
她乌亮的眼睛就象小翠鸟儿样柔和；

她爱听古书上说的那个蚕马故事，
爱听汉水的神女怎么在水滨解下玉佩；

爱听秦楼上的公主怎么爱上了吹箫人，
跟着他乘鸾飞去，飞向广阔的天涯；

也爱听洛水的女神怎么爱上个人间的射手，
叫他一口气射下了那天上的九个毒日头；

天上有乳白色的一片银河的水波，
牵牛的少年与织布的少女怎么隔河遥遥相恋；

地上怎么有许多没有结果的花朵，
更有许多没有开红花的夭折的爱！

可她，却那么单纯，就如一片光洁的月色。
又那么清醒，就如一颗草叶上闪烁的珍珠！

她爱在莲叶间与女伴们一起采菱，泼着水玩儿，
或在野林子里采集着香蕈，斗着小蘑菇什

么……

也爱跟邻家的女孩子去山谷间放羊，
拿弯弯的小镰刀割取最嫩的草叶，

倾听着山上飞过的鸟儿们的歌，
倾听着谷间啁啾的雀儿们的欢呼；

她在心窝儿里轻轻应和着鸟雀们的歌，
她的心就象翠羽鸟那样轻盈地笑着；

她有鸟一样的娇媚，水一样的轻灵，
更有着雨后的早晨一样的新妍！

她是一个纯真的女性，这忽儿
瞅见了楼下水边有一个纯真的男性；

就象在一个奇异的梦中天地里，
一个最奇幻的闪光的梦儿里，

瞅见个久久渴望着的年轻的神，
忽儿拂开纷披的树叶闪现出来；

那么突然地闪现在自己面前，

那么可惊，又那么可喜的；

涌现着一片诗的神奇的阳光，
涌现着一片新鲜、雄姿的光芒！

只那么一瞥，她象是触了电，
合上了小珍珠贝似的两片眼睑；

就那么一眼，一片神奇的光
却射进了她孤寂里心灵的小窗，

打开了她梦想着爱情的心，
迎接这温煦的阳光，明亮的爱；

打开了她少女的温柔的心瓣，
迎接一次欢乐的合凝，又一次生命！

一朵早春的爱的玫瑰，那么
红艳艳的在村野上开放了；

一朵翠叶间欢乐的红罂粟花
忽儿在喧闹的山谷里开放了；

两个生命凝合成一朵奇异的花，